

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錄第五期

再釋讀經之異議
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刊行

再釋讀經之異議

章太炎先生講演

弟子

王 審
吳 契寧

王 乘六
諸 祖耿

記錄



讀經之要。前既詳言之矣。而世人復有不明大義。多方非難者。夫正論不彰。異議乃滋。深恐琦說恣行。有誤後進。不得已復爲此講。此講約分三端。一。駁國家開創之初無須經學。經學興於衰世。且講經學者多行爲不端之謬。二。斥胡適以經訓不甚了然。謂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之鄙。三。釋讀經應遵古文乎。今文乎之疑。今逐條剖析如左。

國家開創之初。固自不賴經學。蓋開創恃兵。兵略自有專家。非經訓所能爲力。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。通所進者。皆羣盜壯士。

其徒因竊罵。通曰。諸生寧能鬥乎。

見史記叔孫通傳

由此可知士人苟不能執干戈。

列行伍。自不能與開創之業。非徒經學鮮用。亦正不須用普通大學之講義也。觀民國開創之初。曾用大學講義否耶。經學本非專爲開創國家。其所包含。固甚遠大。不應以一端限之。如云開創不用經學。卽謂經學無用。然則大學講義。果有用否耶。草澤英雄。與陸軍大學生。作如此說。尙不足怪。彼身居普通大學而爲此言。豈非作法自斃乎。若謂經學之興。皆在衰世。此亦非實。漢文景時。國勢艾安。雖用黃老。已知命龜錯受經於伏生。武帝時。立五經博士。經學大盛。國勢亦蒸蒸日上。如云漢武陽用經術。而陰則背之。亦未見其然。漢武制禮作樂。雖屬裝點門面。然漢自高祖至武帝初年。宰相皆列侯任之。絕無起自民間者。武帝拔公孫弘於布衣之中。一

反以前相必列侯之局。弘之爲人。雖不能比伊尹傳說。然規模實勝前相。夫廢世卿。舉側陋。安得謂與經術無關。豈可云漢武所爲皆僞也。至宣帝時。石渠議禮。經術大興。而宣帝教子之言。云漢家自有制度。本以霸王道雜之。見漢書元帝紀王者周政。儒學之常法。霸者漢律。施行之權宜。宣帝不純用儒術。然云雜之。則固用其半矣。及元帝柔仁好儒。世以爲漢衰之兆。其實元帝時膺懲戎狄。威力尙盛。陳湯斬郅支單于。卽在此時。夫國之興衰有二。一爲內政之衰。其果則權臣篡竊。一爲國力之衰。其果則異族侵凌。秦用法律。漢用經術。其後皆爲本國人所亡。亡者獨在嬴氏劉氏。斯乃一家之索。非全國之衰也。是後唐用經術。國勢亦自開張。孔穎達等定五經正義。在貞觀全盛之時。今有意抹殺。猥謂明皇注孝經而唐卽中衰。不思明皇

注孝經。乃偶然之事。較之定五經正義。巨細寧止天淵。何以不舉前事獨舉後事邪。且明皇之失國。自由內任權姦。外信蕃將使然。究與注孝經何涉。以注孝經卜唐之衰。是卽五行志災異之說。豈可用哉。宋立學校。在仁宗時。胡安定輩卽於是時顯名。若宋之衰。則在神宗以後。仁宗時固未衰也。明用五經取士。末世雖時起黨爭。神宗以前尚無黨爭然東林與非東林之爭。其鵠的在政治。不在學術。卽不用儒術。政治上之事實具在。當時亦必引起爭端。近觀民國初載。國會議員之爭。亦甚劇烈矣。斯豈因經學致然。然則明之亡。雖由於黨爭。而黨爭本無關於經術儒術也。余詳察全史。覺提倡經學致國勢衰頹。實爲子虛烏有之事。不知今之人何所見而云然。至於人之操行。本難一致。無論提倡何種學說。其流有善士。亦必兼有凶人。評議

之士。不應以一人之操行不端。抹殺諸多善良之士。漢重經術。在位之人。固有匡衡張禹孔光輩之闖茸無能。然亦有魏相師丹之守正不阿。今人乃舉明末洪承疇錢謙益事。以歸咎經學。無論洪與錢皆無當儒術。卽以爲儒。亦豈能以一二人之短。掩數十百人之長哉。洪承疇以知兵任用。稍有歷史知識者皆知之。不知何所見而稱之曰負理學重望也。錢本文人。不事經學。卽以錢論。其人自身失節則信矣。而明之亡也。豈錢氏爲之哉。况錢之弟子瞿式耜鄭成功等。亡國之後。志節皎然。尙能支持半壁。與胡清相抗。何以但論錢氏而遺瞿鄭乎。昔西晉之末。人人皆遺棄六經。務爲清談。致西晉之亡者。王衍之屬也。何以又諱而不舉耶。總之。經學於開創之初。關係較少。而於光復之關係則深。此意前已明言。若無春秋夷夏之

防。宋亡則朱明不能起。明亡則民國不能興矣。上所云云。多就消極方面言之。至於積極方面。儒者身居上位。而功業卓著者。亦難更僕約舉之。則西漢宣帝時。魏相以明周易顯聞。卒能廢黜霍氏。致中興之盛。哀帝時。師丹雖無大效。然守正自持。四方瞻仰。後漢袁安。始則平反楚獄。後則力抗竇氏。爲世所稱。其後楊震。楊秉。楊賜。三世立朝。皆稱清正。震嘗有關西孔子之目。安帝以後。外戚宦官。更互用事。其能獨立不倚。使正人猶有所恃者。非楊氏三世之力乎。三國時。魏蜀任法。吳獨任儒。顧雍德量。殊絕於人。陸遜反對先刑後禮。武功卓著而外。亦以相業見稱。此後南北紛爭。無足稱述。至唐。魏徵以儒家佐太宗成太平之業。觀徵所著書。羣書治要而外。因小戴禮綜彙不倫。更作類禮二十篇。蓋純乎其爲經術之士也。嘗侍宴。

太宗奏破陣武德舞。徵俛首不顧。至慶善舞。則諦玩無斃。又太宗宴羣臣積翠池。酣樂賦詩。徵賦西漢。其卒章曰。終藉叔孫禮。方知皇帝尊。太宗曰。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。均見唐書本傳其以儒術致太平。厥功最偉。其後則有楊綰。以清德化俗。郭子儀在邠州行營。方大會。聞綰除平章事。卽散音樂。五之四。其他聞風而靡者。不可勝紀。見唐書本傳惜爲相數月卽卒。致有天不使朕致太平之歎。其後陸贄亦以儒術相德宗。所傳奏議。人稱唐孟子。德宗兩度蒙塵。如無陸贄爲之斡旋。恐已覆於朱泚李懷光之手矣。其次復有一人。勳業雖不逮上列諸公。而支持殘敗。不爲無功。則鄭覃是也。覃相文宗。以經術治國。唐石經卽以所立甘露之變。仇士良盡誅宰相。覃起繼之。士良不致大爲患者。覃之力也。若宋時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。語或欺人。可以不論。而

李沆爲相。常讀論語。或問之。沆曰。沆爲宰相。如論語中節用愛人。使民以時。尙未能行。聖人之言。終身誦之可也。見宋史本傳宋初之治。李沆之力最多。沆所行與曹參爲近。人或上書言事。沆多罷之。然參本黃老。沆本論語。則所宗稍異矣。李沆之後。則有范文正。仲淹。文正以氣節開理學之先。才兼文武。尙未能終其用。其所獎拔之富弼。亦於外交有力。其後溫公。司馬光出。本經學儒術。爲時名相。惜居位日淺。不及一年而卒。未能大展其學。至明。相之賢者。首推三楊。然皆文士。無關儒術。孝宗時。劉健與徐溥。李東陽並稱賢相。而健功更高。孝宗一代之治。健之力爲多。其後徐階以王學緒餘。卒覆分宜。取嘉靖四十餘年之苛政。一切改從寬大。人有中興之頌。後之論者。雖歸功張居正。實則徐階導其先路。况居正又徐階所引進者耶。以

上歷舉深明經義通達儒術之賢相十有八入。西漢則魏相師丹。東漢則袁安楊震楊秉楊賜。吳則顧雍陸遜。唐則魏徵楊綰陸贄鄭覃。宋則李沆范仲淹富弼司馬光。明則劉健徐階。此十八相者。天才有高下。際遇有盛衰。在位有久暫。然每一人出。必有一人之功用。其功烈最偉尤足稱道者。治致太平。則魏徵李沆劉健。撥亂除佞。則魏相徐階。支持殘敗。則陸贄鄭覃。司馬光。豈得謂明經術者皆無用哉。外此不在相位而立大功者。則有魏之吳起。晉之杜預。明之劉基。王守仁。唐順之等。吳起受業曾子。又傳左氏春秋。雖行義未醇。而政治兵事。皆爲魁桀。惜所輔非一統之主。遇讒被殺。卒未大顯。杜預專治春秋。人稱左癖。而平吳之功。爲晉代開國之基。宋之理學。永嘉永康兩派合流而成。有明開國之劉基。基之功。盡人所知。無

待贅論。其以理學兼戰功之王守仁。與夫繼承王學平定倭寇之唐順之。亦皆赫赫在人耳目。儒家之不在相位而著功績者如此。又烏得謂其全無用哉。外此。復有經術通明而仕未大遇者。漢則有賈誼。劉向。龔勝。龔舍。文帝如用賈誼之言。決無七國跋扈之憂。成帝如用劉向之言。決無王氏代興之變。龔勝。龔舍。不仕王莽。節概亦高。唐則劉蕡。深於春秋三傳。雖未及第。觀其對策。危言切論。深中時病。使文宗用之。必不致有甘露之變。宋則有陳傅良。葉適。魏了翁。諸賢。當時果重用陳葉。南宋猶可復興。決不致奄奄以盡。魏了翁位高而未親。亦不能盡其懷抱。如能重用。亦陳葉之亞矣。如此。儒家之有效者。不下三十人。烏得概以無用詆之。又安得以失節相誣耶。其他不以儒學名家。而有爲之士亦多。借問若輩所讀何書。亦曰

經史而已。以故。但舉明末降清之洪錢二人。以詆儒術。若非有意加誣。則多見其識之陋耳。以上釋第一條竟。

胡適素未從事經學。然亦略窺高郵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讀書雜誌數書。高郵解經。雖稱辨察。要亦未能窮竟。胡適據王國維之言。以爲詩有十之二三不能解。書有十之四五不能解。不能解如何可讀。如讀。非待全解不可。於此余須問胡適者。如適之言。以爲高郵王氏配讀經耶。抑不配耶。在高郵諸書既出以後。經文可解者十之七。未出以前。可解者未能及十之五。然高郵當時。未嘗曰我不配讀經也。奮志爲之。成績遂過前賢遠甚。使高郵亦曰我不配讀經。則亦終不能解矣。何也。文史之學。本須讀過方解。非不讀卽能遽解也。初。愈孫十餘歲時。其父聘東原戴氏爲師。授以

經籍。當時東原教此未冠小生。當然卑無高論。是以東原在日。高郵尙無所知名。及後自加研究。方能發明如此。昔人云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爲者亦若是。士苟有志。豈可以通儒之業。獨讓王氏哉。王國維金石之學。目錄之學。粗知梗概。其於經學。本非所長。僅能略具常識而已。其人本無意治經。其言豈可奉爲準則。正使國維已言不配。若非自甘暴棄。則亦趣向有殊耳。奉以爲宗。何其陋也。要之。說經如墾田然。三年然後成熟。未及三年。一年有一年之穫。二年有二年之穫。已墾二年。再加工力。自然有全部之穫。如未及三年而廢。則前之所墾。復歸蕪棄矣。今襲前人之功。經文可解者已十之七。再加羣力之探討。可解之處。何難由七而至八。由八而至九。至十哉。高郵創立其法。而有七成可解。今人沿用其法。更加精審。益以

工力。經文必有盡解之一日。設全國有一萬人說經。集百人之力。共明一條。則可解者已不少矣。假以時日。如墾田之墾熟過半。再加努力。不難有全部之收成。如已墾二年。所收不過一石。卽曰。我不配墾田。豈非怠惰已甚乎。記曰。善學者如攻堅木。先其易者。後其節目。人之精神時日。自有限制。以高郵父子之老壽。念孫九十引之七十餘其所著書。尙不能解釋全經。則精神限之也。然其研究之法具在。喻如開鑛。高郵父子因資本不足。中途停頓。後人以資本繼之。自可完全采獲。如胡適所舉楊樹達。已有見端。余雖不及前人。自計所得。亦已不少。況全國學人之衆哉。若夫運用之妙。本不待全部瞭解而後可。得其緒餘。往往足以潤身經國。如墾田然。非待三年全部收成之後。始堪炊食。得三分之二。或三分之一時。亦儘可爲炊而果腹也。

莊子曰。鼯鼠飲河。不過滿腹。胡適寧不知此。以上爲正告有志研經之士而言。復有爲一般人識字而說者。夫讀經非止求其義。亦必審其音。所賴經典釋文作音正確。卽宋儒釋經。義或粗疏。而音亦無大誤。是以前代老生。略稱識字者。皆賴讀經之功。若散漫求之。雖標音滿紙。當時識之。少逝卽遺忘矣。胡適自言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。余以爲惟其如此。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讀經。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一語之下。應補足一句。曰。以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讀經。不然。他人縱不配讀全經。亦尙配讀毛詩一句。而胡適于此。恐終身有望塵弗及之歎矣。以上釋第二條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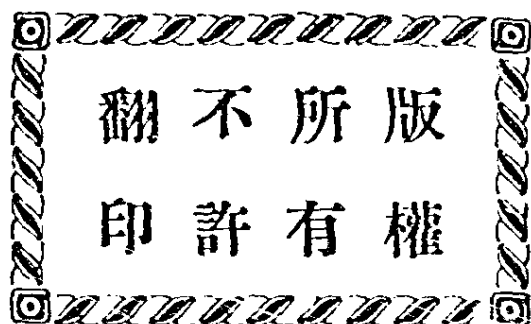
讀經依古文乎。依今文乎。此一問題。不待繁言而解。如論實事求是。自當依古文爲準。然今文經傳之存於今者。公穀而外。僅有孝經。孝經今古文

之異。不可審知。古文既亡。自然不得不取今文矣。其餘雜糅古今文者。則有論語。今集解本古齊魯雜文雖小異。而大義不至僭馳。儀禮亦雜古今文。更於大義無害。若周易則用王弼本。弼本費氏。漢書藝文志。謂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。或脫去无咎悔亡。惟費氏經與古文同。則王弼本亦古文之遺也。毛詩向稱古文。其書不出壁中。而云古文者。小序述事。與左氏相應。傳中陳述制度。又與周禮相應。是所謂古文說耳。詩本賴諷誦上口以傳。別無古文真本。但取其爲古文說可也。周禮春秋左氏皆古文。尙書真古文不可見。今文亦不可見。然僞孔本文多依三體石經。說多依王肅。與今文全不相關。故尙書去其僞篇。雖非真古文。亦可謂準古文也。此外小戴禮記四十九篇。兼采今古。而文字依今文者多。然儀禮今存十七篇。天子

諸侯之禮。大氏無存。而時於戴記見之。不能以其爲今文而不采也。今問讀經當依古文乎。今文乎。余則謂古文固當遵守。卽古今雜糅者。亦有禮失求野之用。况分別古今。研究派別。乃大學之事。不與中學讀經同時乎。以上釋第三條竟。

祖耿案 先生此講第一二段。專爲胡適傳孟眞而發。讀者參閱獨立評論第一四六號。自能判別涇渭。知所適從。至第二段末有詞鋒過峻處。已請於先生。改從婉諷矣。讀者當以意求之。五月二十日。諸祖耿錄後附言。





定價大洋壹角伍分

章氏星期講演會出版

蘇州錦帆路五十號

寄售處國學小書堆

蘇州五卅路

文新印書館承印

蘇州景德路七十六號

2
114047
st 1

004047